

风华正茂

《沁园春·长沙》创作100周年主题文化活动

粉笔的温度

张闻骥
(女子大学教师)

粉笔灰落在西装领口
你们在稿纸背面种树
秋天走过湘江
满城都是翻书声

从第一个逗号出发
穿过文章丛林
当句号泊岸
晨光照亮橘子洲

辣椒红渗进字里行间
方言在段落间打转
我整理那些长乱的句子
像整理窗台上的花

深夜字迹会迷路
光标在屏幕上游荡
递过去一块橡皮
夜就变短了些

绿萝爬到作业本上
墨水在纸边开花
有个顿号停下来
原来是灵感在敲门

这些年读了又读
渐渐明白杜甫的诗
樟树叶飘进教室
每片都是新的开始

冬天不在古书里
它刚从作业本醒来
当文字跳出纸面
整座城都在写诗

脚步渐渐远去
根却扎得更深
我守着一亩三分地
等着春天新芽破土

一座城市总会有那么一个地方，
令生活在那里的你生欢喜、念念不忘。
对于生活在长沙的我而言，南门口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来到南门口，当然首先要逛上碧湘街。上碧湘街就是南门口菜市场，这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人眼花缭乱。那些生煎包、红烧猪脚和糖油粑粑的香气肆意钻入人们的鼻孔。我一直认为，这里的一家卤味店的酱板鸭是长沙城里最好吃的。上碧湘街早市已相当吸引了人，而南门口黄兴南路的夜市那就更加妩媚动人。夏日傍晚时分，昏黄的路灯亮了，两侧商铺的灯也亮了，老街上人头攒动。街边的小馆子或者是大排档甚至就是一个摊档，它们没有醒目鎏金的招牌，却藏着代代相传的手艺，这些市井味觉的坐标，用烟火气刻写着南门口的灵魂底味。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有招徕、有真诚、有热情的意味，那店家“加不加辣椒”的询问声，则勾起了食客们的饮食之欢。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这自然是极好的。另外还需要放开架子，不拘小节，吆五喝六，呼天喊

湘江，宛若一条青罗带，迤逦北去，悄然裁开千年古城的岁月。在那江水中央，一片狭长的绿洲自南向北静卧，如同一叶停驻江心的扁舟，载着沉甸甸的故事与遐思。

我的家在湘水之畔。闲暇时，我总爱沿着江岸往南走。行至某一段江湾，橘子洲便会从水天相接处隐隐浮现，随着脚步渐近，它的轮廓在茫茫微波中一点点清晰起来，仿佛正随着江水的节拍轻轻荡漾。每当看见这艘永不启航却又永远航行的“船”，我的思绪便如湘畔的水鸟，倏地飞远——我多想踏上那片绿洲，拨开层层叠叠的树叶，探寻它深藏的隐秘。

这，便是我记忆中最初的橘子洲。

还记得少时往返省城长沙，住在望城的我们总要倚仗那客船。船行至江心，那片神秘的洲岛便迎面而来。它随着四时更迭，变幻着不同的容颜。

春日的早晨，雾气从江面升腾，如轻纱笼着整座洲子，那些树木在雾中若隐若现，仿佛羞涩的少女，只肯露出朦胧的倩影。早起的鸟儿掠过，啼声清亮，给这洲添了几分静谧与神秘。夏日晴空下，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每一片叶子都像用清水洗过，油亮亮地反射着光芒。成片的橘树林蓊郁郁郁，绿滴仿佛要从叶尖掉落，融入碧透的江水中。

秋日夕照，橘洲换上盛装，沉浸在这片温暖的光晕里。泛黄的梧桐、乌柏，与经霜的红枫融成一片绚烂之景倒映江面，美得令人心醉。冬日，它静谧安详。江风收敛锋芒，橘子洲仿佛也沉入恬静的梦境。树木褪去华服，露出疏朗的枝干，别有一种素朴的韵味。偶尔有一两声寒鸦的啼鸣，更衬出天地间的空旷与宁静。若逢上一场小雪，那便是难得的景致，薄纱般的雪覆盖着屋瓦、枝头，宛若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船上的工作人员，脸上刻着风浪的痕迹，他指着那片随水位浮沉的陆地，用沙哑的嗓音告诉我：“这橘子洲啊，它是活的，会呼吸。水涨时，它便矮下几分，谦卑地让过。水落时，它就挺起一角，显出它的风骨。”这句充满生命智慧的话语，在我往后的岁月里，为那片江心陆地上蒙上了一层永恒的、令人敬畏的面纱。

真正踏上橘洲，是在一个层林尽染的秋日。沿着青石小径漫步，但见古木参天，橘香浮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是洲头那座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巍峨的雕像面朝东方，目光深邃，仿佛仍在凝望这“万山红遍”的壮美山河。基座上的刻度标记着历年洪水水位，最高处的那道线，记录着这片土地历经的沧桑。

站在雕像前，不禁想起《沁园春·长沙》中的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石碑破天惊的一问，穿越百年时光，依然在湘江上空回响。几位青年正在雕塑前朗诵这首词作，清朗的嗓音伴着江风飘向远方。这一幕，正如词中所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生动写照。

沿着江岸继续前行，可见朱

张渡遗址静静伫立。此处曾是朱熹、张栻往来讲学的渡口，千年文脉在此绵延不绝。如今，每周都有国学课堂在此开讲，孩子们盘腿坐在蒲团上，听老师讲解湖湘典故。不远处的凉亭里，几位老人在排演湘剧，“咿呀”的唱腔随着江风飘向远方。

更令人惊喜的是洲上的变化。老码头改造成了文创园区，年轻的设计师将湘绣元素融入现代服饰，银发的非遗传承人正在指导学徒制作菊花石雕。茶室飘出安化黑茶的醇香，与咖啡厅浓郁的香气混合交融。这一切，恰如词中“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当代诠释。

湘水橘洲心

余利娥
(望城区作协办公室主任)

夜幕降临，橘洲换上了另一副样貌。灯光次第亮起，勾勒出亭台楼阁的轮廓。对岸高楼的霓虹倒映江中，随波光轻轻摇曳。坐在望江亭里，看夜色中的湘江如墨，唯有洲上的灯火与对岸的霓虹交相辉映。游船驶过，漾起的水纹将光影揉碎又拼合，仿佛时光在眼前流动。

秋日的橘洲别有韵味，桂花盛开时，整座洲岛都沉浸在馥郁的香气中。从清晨到日暮，赏桂的游人络绎不绝。周末时分，常有露天音乐会在草坪上举行，诗歌朗诵声伴着弦音在江风里飘荡。市民自发组织的书画展、摄影展更是常年不断，为这片江心绿洲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临行前，特意去了洲上的古橘林。虽然已过采摘季，但枝头仍挂些许金黄果实。园丁正在修剪枝条，这些老品种的橘树虽不如贩摊上新品硕大，却保留最本真的甘甜。此品恰似橘洲本身，在时代变迁中始终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内质。

夜色渐深，橘洲灯火在江心连成温暖的光带。回望这片承载百年记忆的土地，仿佛能听见时光的回响。从“浪遏飞舟”的豪情壮志到“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盛世图景，这片土地见证了每一个民族的奋进历程。湘水长流，不舍昼夜；星城新貌，日新月异。站在洲头眺望，但见两岸高楼林立，车流如织，一幅现代化都市的壮美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橘洲的变迁，是长沙发展的缩影。昔日的江心孤岛，如今已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每当《沁园春·长沙》的朗诵声在洲头响起，都能感受到那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这不仅仅是对一首经典词作的纪念，更是对一座城市精神的礼赞，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致敬。

百年光阴如水逝去，而“到中流击水”的壮志豪情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激荡。橘洲静卧江心，见证着这座千年古城的沧桑巨变，也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湘江北去，带走的是岁月，带不走的是这片土地上永恒的精神与梦想。

沿着江岸继续前行，可见朱

烟火流年 南门口

黄显耀
(事业单位职工)

地，兴致来了，还可以大声猜拳。没错，夏日夜里生活就需要那种大大咧咧，激情四射的姿态。酒一吃，讲得更起劲，讲讲大道、听听小道。自然有人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有的食客是三五好友一道去，也有的去了一次南门口，就吃成了事业搭档，生活中的朋友，这真是有滋有味的市井生活。总之，不论白天与黑夜，南门口总能带给我们惊喜。

这么多年来，我总

是习惯将外地来长沙的朋友引领到南门口，让外地的朋友品尝到地道的南门口美食，其实南门口美食也可以说就是长沙美食。口味虾、螺蛳、啤酒鸭、干锅牛蛙等美食名词都是从南门口飘满整个长沙城。三五好友来南门口，不但可饱享长沙美食，同时，外地朋友还可以随意就学到至少两句地道的长沙话，一句是“好韵味”，另一句是“辣醉哒”。

提起南门口，我还会不由自主想到



图虫 供图

生长在万山红遍处

谢宇虹
(岳麓山志愿者讲解员)

大家都知道我是岳麓山的讲解员，他们不知道的是，岳麓山是我家，我就是岳麓山的女儿。

我成长在岳麓山，这座山，有我家两代人的生活。我的妈妈在岳麓山工作，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她憔悴地躺在床上，右手缠着绷带，手掌肿得像个馒头。原来，妈妈在工作中受伤了。

妈妈在岳麓山曾做过森林蛀虫防护工作，当年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只能用药粉裹着鞭炮，自制“药粉炸弹”来预防森林病虫害。妈妈在抛投“药粉炸弹”时，右手虎口被炸开，缝了11针。

从小到大，岳麓山上都有我的身影。从小学到了高中，春游不来岳麓山，那就秋游来；学校不组织来，就跟着妈妈来；妈妈不带我来，就陪亲戚朋友来。我在岳麓山的小溪里捉过螃蟹，山林里摘过杜鹃，吃过野板栗，尝过野柿子。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岳麓山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欢快的身影。

我生活在岳麓山，我的人生大事都发生在岳麓山，我在岳麓山结的婚，在岳麓山生的孩子。婚礼当天，与亲戚朋友合影的背景都是爱晚亭。我的婚房就在爱晚亭后方，这个房子在今天来说是森林庭院，独栋别墅，但在28年前，这里是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废弃的、非常简陋的老照相馆。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特大暴雨，当时岳麓书院后门和部分围墙都被冲垮。清晨，我接到妈妈焦急的电话，她问：“你还好吗？快离开房子，小心倒塌！”

我与岳麓山朝夕相伴，春天的映山红是我眼里最美的花朵，夏天幽凉风伴我入睡，秋天的枫叶与我共舞，冬天的白雪是我快乐的玩伴。我生活在岳麓山，我的人生大事都发生在岳麓山，我在岳麓山结的婚，在岳麓山生的孩子。婚礼当天，与亲戚朋友合影的背景都是爱晚亭。我的婚房就在爱晚亭后方，这个房子在今天来说是森林庭院，独栋别墅，但在28年前，这里是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废弃的、非常简陋的老照相馆。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特大暴雨，当时岳麓书院后门和部分围墙都被冲垮。清晨，我接到妈妈焦急的电话，她问：“你还好吗？快离开房子，小心倒塌！”

我与岳麓山朝夕相伴，春天的映山红是我眼里最美的花朵，夏天幽凉风伴我入睡，秋天的枫叶与我共舞，冬天的白雪是我快乐的玩伴。

从1993年到2021年，《岳麓山公园大事记》里有我的身影：从岳麓山公园到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从东大门建设到索道开张，从滑道运营到观光车启动，从岳麓山演讲比赛到长沙市演讲比赛……1997年东大门城楼的剪彩仪式上，我是穿着红裙子的礼仪小姐；2008年长沙传递“奥运圣火”在爱晚亭前点燃，我是现场工作人员……一次次年终表彰、一次次铲雪行动、一次次文艺汇演、一次次国检督察，我是岳麓山建设的参与者、岳麓山发展的亲历者、岳麓山大事的见证者。我是岳麓山人。

我亲历了岳麓山接待的辉煌历史，30年来，我接待过许多伟大人物和寻常百姓。

老马恋栈，落叶归根。退休后，我曾在三个民企任职，从安化乡村振

为做好每一次讲解，我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到图书馆收集资料，讲解词从一百字到一千字，再到十万字。一遍遍反复练习，一次次提升自己，少年的努力，才成就现在讲解岳麓山心得应手的我。

这一路走来，我也曾境遇艰难，但在困难面前，我意志越发坚定。

我创建了“麓山虹语”微信朋友圈，通过美图、美文介绍宣传岳麓山的景点。我牵头组织了近500人的“枫香轩读书会”，并建立了它的公众号，通过诗词雅文、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继续宣传岳麓山。我参加了岳麓山讲解志愿者队伍，每周末在爱晚亭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免费讲解岳麓山的故事。同时，我还聘请摄影师，拍摄“岳麓山宇虹”短视频，把岳麓山的故事，通过视频号、抖音、小红书三个平台宣传岳麓山的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读懂岳麓山，爱上岳麓山。我一直认为，讲解员自身的素养和对讲解内容的认同感、自豪感，是完全能被游客感知到的。

其实，我的岳麓山情缘，也是一代代麓山人的岳麓山情缘。我是岳麓山第二代讲解员，也是岳麓山的守护者，更是湖湘文化的宣传者。

如果你在此季读过一百年前毛泽东创作的《沁园春·长沙》，不妨顺便来岳麓山爱晚亭看一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美景，或许你也可能在爱晚亭遇到正在向游客讲述毛泽东与岳麓山故事、讲述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长沙》故事的我。

我向来认为，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高楼大厦辉煌处，也在那些曲折幽深的街巷里。西文庙坪在城墙之内，居住在长沙城南的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沙城里人。可惜的是从宋代建造起来的文庙早已消失在“文夕大火”中。但“德配天地”的牌坊却标志着南门口文化的根还在，有这条文化之根，南门口的长郡中学能办得好学也是理所当然。

我向来认为，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高楼大厦辉煌处，也在那些曲折幽深的街巷里。西文庙坪在城墙之内，居住在长沙城南的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沙城里人。可惜的是从宋代建造起来的文庙早已消失在“文夕大火”中。但“德配天地”的牌坊却标志着南门口文化的根还在，有这条文化之根，南门口的长郡中学能办得好学也是理所当然。

在南门口，我兜兜转转，觉得这里的城市烟火最能抚慰我平凡人心。在这里我们能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青春记忆，并能体验到熨帖的归属感。

在我的心目中，城北的二马路与城南的南门口皆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平民天堂。这一北一南的平民天堂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可惜的是二马路已经消失在时代的变迁中，幸好还有南门口在。

一只铁环在凸凹凹、高低不平的麻石上蹦蹦跳跳，像在跳着迪斯科，时不时还栽上几个跟头，我右手拿着铁钩不停向前推动。儿时的画面立刻浮现在眼前。那时外婆家住在仁美园巷百花里，我是个在外婆家长大的孩子。外婆二十多岁的时候，外公因公牺牲了，她一直守寡养大了三个孩子。如今外婆已经不在了，那栋陪伴我走过童年的老屋已换了主人。

今天，我经过外婆家的那幢老屋时唏嘘不已。沿着仁美园巷进去，一面长郡中学古朴沧桑的西围墙赫然出现在眼前。我伫立许久。古墙黝黑发亮，高不可及。每一块耐火砖都有了岁月的包浆，似藏着历史的痕迹，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透出淡淡的忧伤。几株小草在砖墙上匍匐生长，像是在向路人展示自己的顽强不屈。少年不知愁滋味，儿时铁环比赛经过这里时不曾有过半点思考的停留，只有一种大胆的想法，想爬上围墙看看学校里面的风景。一棵从墙内探出头的酸枣树，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惹得我们几个小把戏使劲地踮起脚尖仰头望去，那满树黄澄澄的酸枣粒令我们垂涎不已。

七拐八绕，出了仁美园巷，来到了师敬湾巷，眼前立刻变得宽敞明亮起来，一种曾经熟悉的温暖扑面而来。虽说是一路上坡，几只铁环却是如鱼得水，争先恐后，看呆了巷子里的小把戏们，他们还追着我们时不时地喊加油，惊动了巷子两旁的大人们出来观望。一只脖子上挂着铜铃的小黑狗叮叮咚咚、屁颠屁颠地在领跑。时光恍惚，转瞬已是白首。师敬湾巷南起上黎家坡，北止成仁街，是一条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街巷。师敬湾原名“司禁湾”，因湖南按察使司和长沙府所辖监狱均设于此，为司禁重地，故而得名。后因此名颇具令人恐怖之感，又因与长郡中学相邻，遂取谐音雅化为师敬湾，以彰尊师重教之风。

晚清时期，革命党人禹之谟曾被关押在此……如今小巷已成网红小巷，师敬湾内许多人家门口摆着水果和特色小吃，却并未见到有人吆喝，日子倒也过得悠闲和缓慢。游客们慕名前来观光游览，拍照打卡，品尝美食，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三十八年前的杨爹甜酒店还在。杨爹小银子甜酒凭借着传统的味道和精湛的工艺，成为了长沙的网红打卡店，还被誉为天心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店铺不大，但最多时一天能卖出一千多份，著名的老字号火宫殿、新华楼等据说都是他家供的货。在甜酒店的斜对面，是小满豆花糖水店。店内面积不大，但布置得温馨舒适。店内的招牌甜品是大满贯豆花，配料丰富，分量很足，温温的豆花入口即化，甜度刚好，豆味香而不腻。此外，红糖冰豆花、桂花冻豆花等也很受欢迎，是夏天不错的消暑选择。还有芋泥脑袋大满贯也深受食客们喜爱。如今，住

在师敬湾巷一路下坡，最能考验滚铁环的技术。几个小把戏憋足了劲，使出浑身解数，跌跌撞撞，左扭右摆，到了西文庙坪已经是汗流浃背，饥肠辘辘。自然要来一份猪油拌豆花，还要吃一串糖油砣砣。身上如果还有剩余的钱，输者还要请他们吃紫苏桃子姜、烤排骨和泡菜。多少年后，儿时的伙伴相聚在一起，提到这些美食总是津津乐道，魂牵梦萦。其实，西文庙坪的小吃一点也不逊于太平街、坡子街、南门口等地方的。

西文庙坪因文庙而得名，是为了纪念至圣先师孔子的庙宇。西文庙坪的文庙属于学庙，亦可称之为学宫，是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相结合的官办场所。隐藏着高雅的灵魂，高贵的气质。长沙西文庙坪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它曾是长沙历代文运昌盛之地。宋、元、明、清四代的学官都曾建造于此，这里成为了朝廷选拔人才之所，大批学人聚集于此。听我外婆说，旧时的文人墨客，无论职位多么显赫，在此牌坊下经过，都必须下马落轿。1938年学宫毁于长沙“文夕大火”，仅剩“道冠古今”牌坊。牌坊绝世独立，却不再有从前的旷世盛景，但它巍然矗立的形象仿佛在告诉人们，历史是永远抹不掉的，西文庙坪片区正在脱胎换骨，将旧貌换新颜，迎来它的新生。

临走时，我经过西文庙坪修文街，看见一个娘姨在择菜，两个老爹爹抽着烟在海阔天空闲聊，几个细伢子嘻嘻哈哈在追逐打闹，旁边的葡萄架下挂着一对漂亮画眉的鸟笼。千年不息的长沙烟火气和市井味扑面而来。外地游客都说长沙是一座遍地幸福的城市，没来的盼着要来，来了的还想再来，而此刻，我耳边仍然响起儿时铁环滚动的声音，却不再单纯，仿佛让我听到了历史走过的脚步声，昨天与今天激烈碰撞式的对话，以及对明天美好的呼唤……